

翠华意境

■ 陈长吟

醉鱼草

盘山小路左拐右转，时而上坡，时而下沟，将行人任意调遣。凡爬山之人都不喜平坦，不喜一览无余，偏爱这曲曲折折，倒觉得趣味横生。

路旁的小景层出不穷，有些树皮的颜色和纹理很好看，有些树枝相互纠缠如交叉的胳膊，有些石板上呈现出变形的图案，有些青苔野花灿烂地拥抱着，我的照相机快门“咔嚓咔嚓”响个不停，幸好是数码相机，可以选择取舍，不必像过去那样珍惜胶卷。

头顶时时有飞鸟掠过，找它时已无踪

影。脚差点儿踩在一只癞蛤蟆身上，它的皮肤颜色与花草接近，斑斓丰富，但形态难看，望去生厌，如有些品质恶劣的人一样。

近处的山坡上，长着一片一片蓬蓬勃勃的直状植物，它们挨挨挤挤地站在地上，有半米高，像芝麻杆儿，只是浑身开满了淡紫色的小花朵。我虽然喜欢奇异的花草树木，可向来自记不住它们的名字。

恰好，有个山村姑娘提着布袋经过，我挥手询问：“请问这个花叫什么名字？”姑娘微笑答曰：“是醉鱼草。”

醉鱼草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鱼吃了，就会像喝酒一样醉过去，多有意思。

同行的女友高呼道：“醉鱼草啊，我喜欢。”然后扑到草丛中，狂折起来。我也不能闲着观望，于是上前帮忙。

不一会儿，她的胸前就接了一大束淡紫色的醉鱼草，脸庞也泛起了红晕。

我打趣说：“你也是醉鱼草啊。”

她显得更高兴：“一上翠华山，我就醉了。我变成醉鱼草了，你们这些鱼儿可要小心啊！”

夫妻岩

杨广虎钻进一个耸立的石峡，手指两边说：“这里是夫妻岩。”

我抬头仔细端详，果真如此，南边的石壁光秃秃寸草不生，应该是男石；北边的石壁则遍布绿苔，应该是女石。男石凸起的地方，女石则凹陷，如果合拢在一起，刚好是完整的巨石。但现在却被劈成两半，只能对面站立而不能相拥，成了遗憾的风景。

翠华山有一个官名，叫“山崩景观国家地质公

园”。到处都可以看到断裂的峰崖、叠加的山头、堆砌的石块。那山顶的“风洞”与“冰洞”，是由拔地而起的巨石夹缝形成的。那山腰的堰塞湖，也是因倒塌的石块堵住了溪流，然后聚水成湖泊。

站在高处的观景台上，能够环顾四周的崩塌石海，好像这儿在召开一个石头大会，周围挤满了热心的、固执的、忠实的观众。

据说在周朝时这里发生了特大地震，将原来的世界分崩离析，组成新的景观。

大自然造世是没有感情色彩的，它根据自身的内在规律来运动，不管你原来的联系是否紧密，你只是创造新世界的石子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你无法抗拒，只能顺应。

有离别，有重组；有欠缺，有机遇，石头不语，面呈异态。石界是这样，人界也是这样。

这里的任何一块大石头，拉到城里去都很风光，可以刻字、绘画，寄情喻理，但堆积在这儿，则是无用的累赘。

林中小屋

傍晚，小雨降临，空气中带着潮湿的地衣味儿。

我独自躺在林中小屋里，竟然翻腾好久入不了眠。

在嘈杂的城区，常抱怨休息不好，于是我老向往山地、向往森林、向往水濑、向往幽雅静谧的无人之境。

可是，真正一个人住在山里，本想好好睡个懒觉，做几个美梦，反而又不适应了。

是我们的野性已被驯服，变成了叶公好龙式的性情？还是我们的内心过于躁动，已经无法平静了呢？

我感到一阵孤独和伤感。

屋顶几声鸟鸣，似在招呼同伴，它们群居

在山林中，应该是无忧无虑的。然而人这个高级动物，却越来越陷入孤独，很少有忘乎所以喜悦的时候。看来我们在城市里住久了，如果要寂寞地独居，是需要做功课的。

翻起来在床上打坐，可也入不了静。

突然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抓门，发出“嚓嚓”的响声，听说这儿在半夜会有野生小动物出没，我拉亮电灯，下床去查看房门锁住了没有。现在常说保护环境，保护动物，但这会儿真有个小家伙钻进房里，我还是会有点受宠若惊的。

窗外，雨打树叶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音，听上去好像人的脚步在移动。

我在恍恍惚惚中睡去又醒来，看外边已白

亮，干脆穿衣下床准备去散步。开房门时，心里想，门口会不会躺着一个刺猬或者盘着一条大花蛇？

开门，什么都没有，妄想一场。

下了石阶，来到天池边，我拼命呼吸着雨后凉爽清新的空气。石板步行道上，一层厚厚的黄叶落缀其上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脚感很舒服，头顶的枝头挂着晶莹的露珠，跳一下就能吸之入口。天池里，绿水清平，画舫依岸，四野无人。对面的峰岭上，云雾轻挂，浮而不走。

周围是美丽的、安静的，我仿佛走入了一幅古典且生动的画卷，抑或是画卷包围了我。美景独赏，宛若春梦。

柿子红了

秋天的翠华山上，最惹人注目的，是挂满枝头的红柿子。

节气如手，抹黑了树皮，摇落了黄叶，只留下红红的果实在那儿显摆。

此时的柿子已经熟透，摘下来剥掉薄薄的外皮就可吞食，那种又凉又甜的感受，是无法言表的。

柿树不高，跳跃向上便能摘下果实来。高处的，一块石头砸上去，也震下一串红果儿。山里的孩子呢，则挥动长竹竿去打柿子，刚好我们能借用。

大家你腾我跃地自取自食，直到怕吃多了闹肚子才住手。

那时节那气氛，度假的作家教授们一个个都像乱蹦乱跳、活泼可爱的小孩子。

景区里有一条山沟，长满了柿树。远望上去，沿溪数里都挂着密密麻麻的小红灯笼，如过年般辉煌夺目。

在后来的座谈会上，王宗仁老师就提出了把柿树做为风景树遍植景区的建议。游人们可来观风景，也可自己动手采摘食用，一举两得。柿树是成本低廉、易于普及、资源丰富的植物。

柿子营养丰富，老少皆宜。我更看重柿子那色泽鲜亮、蓄满激情的样子。红柿报秋，那秋果秋意甜到了我们的喉咙里、心窝里、脑海里。

忘不了翠华山的红柿子。

今年秋天，我再去。

空山

■ 行走的风骨

青天无需回应
绿野里遍布鸬鹚的呼声
喜欢白云的人从山顶走下来
一路捡拾树丛的阴影
他还会遇到一个发髻高束的女子
笑容恰到好处

半山腰的雨亭里
一支无人认领的烟头
也孤独的静默着
风辘辘转转
在流水里得到安宁和宽慰

忽然想起来你经过的一种人间
寂寞
屡屡失望又屡屡期待
一想到这
青天更青了
而山峰中间的那条小道
猛然牵疼了远处的灯魂

大海涌动之处

■ 雪域寒冰

连接云端，一片片蓝
推动思念里隐藏许久的留言
我知道此次，不属于一种固定的静态
我的生活原本属于一块顽石

在浪没有侵袭岸边时
竭尽全力，抛投于扩散的中央

就像在黑夜吞噬喧嚣的刹那
打开胸腔，嘶吼一声、两声、数声
让沉寂的恢复鲜活
就像我们的脉搏，每次跃动
都有一种象征

也正如你我的老爹，弓背、一种传承
一面没有边际的镜子
一浪承接着一浪，每次目光触碰
很像巨石与顽石抛投于不同的水层，都会呈现
就像暴风雨与砖墙碰撞
泛起，撞击

端午节在诗的国度里

■ 张大川

蒲艾飘香
浊酒一杯
风情别样的端午节
在包粽子 佩香包的习俗中发酵
在赛龙舟的竞技呐喊助威里升华
诗的国度点缀着悠悠的神韵
南方的烟雨
北方的粗犷
遥祭着屈原的铮铮英魂
汨罗江有幸
拥抱着——一位伟大的诗人

诗歌的雄浑
神奇的国粹
升腾着民族的亘古情怀
赤子报国
华夏鼎盛
七彩祥云
五福共享